

美國有一種消費措施，稱為「食品券」(Food Stamp)。顧名思義，就是生活無着，到了吃飯有困難的地步，由政府發給一定的食品券，用指定的商店購買成食品。大體上，申請者的收入必須低於政府規定的貧困線的一百分之三十。這一類家庭約佔百分之十三，補助的金額每人每月不到一百五十美元。計算方法複雜，因人因地而異。我在芝加哥的老同事，符合資格，每月只拿到七十美元。

一般人都認為領取這種補助，並不光彩，類似中國的「補助」。我們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來美國的理想是得個碩士以上的學歷，謀個中產階級的生活(家庭年收入約五萬多美元)，一般都能如願，不至於拿最低工資(略高於貧困線)。那天在《高等教育紀事報》的第一頁上看到「一位博士落到吃補助」標題的長文，很感意外。

訴說自己落入如此境遇的是一位在高等學校講授「中世紀歷史」的白人「兼職教師」(Adjunct)。她十年前從加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一向認為自己在學術上受最高教育、有學術成就，應該有資格在本領域謀得一個順着助理教授、副教授、奔向「終身教職」(Tenure)光明前途的職位。現在，當站在講台上，想到對學生講課的自己，居然在接受救濟

楊繼良

博士吃補助



真是憐何以堪。兼職教師，是大學裡為另

待遇不高。是給沒有博士學位、但有實踐經驗者的職位。我二十年前拿到碩士、難找工作，我們的系主任曾說可以給我這樣的兼職職位，但上一門課，每學期只有四千六百元(美國兼職教師每門課的工資，約在六千到一萬之間)。這一類職位，既無福利、也無養老金，所以我沒有考慮。我那時就想，自己已有博士學位就好了。想不到現在有博士學位、屈就這樣的職位、在吃補助的，竟非絕無僅有。

經濟危機下，美國領取聯邦政府食品券或其他形式補助的人數，二〇〇〇年為一千七百萬，二〇〇一年增加到一千九百萬，二〇〇二年增加到二千四百萬。高學歷者也不能倖免：從二〇〇七年到二〇一〇年這三年中，有碩士以上學位的人數，從二千二百萬增加到二千二百萬；而拿食品券等政府補助的碩士則從十萬增加到二十九萬，博士從一萬增加到三萬四千。這些人要面子，往往領了也不報，所以實際不止此數。按上述標準計算，即單身的月收入不超過一千四百美元，我們這個州的最低工資為每小時七點七五美元，即每月一千三百元，這是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資；學校裡一個保潔工的收入，在一家超市當店員時，每小時，生活無着，在一家超市當店員時，每小時已有七元多；現在大約會相當於那時的一倍了吧。

《紀事報》的標題還稱，這樣補助助為生的博士，「人數劇增」。上述那位兼職教授對研究生講兩門課，每星期為備課、上課、批改作業花費二十小時，相當於全職教師一半的工時。學校每月付酬九百美元，恰好僅夠房租七百五十、汽油一百六十美元；依靠食品券以餬口，實屬無奈。一般博士學位的兼職教師還抱有一旦經濟好轉，他們有轉為走上終身職位的途徑的可能，寧願捉襟見肘，也還堅持守着清高的職業，不願意改行。這也許是類似我們「唯有讀書高」的「操守」吧。

我所在美國這個邊陲小城人口不足三十萬，相當於上海的一個街道辦事處。五月十六日報載由於政府今年對學區撥款削減六千二百萬美元，中小學需要辭退五十五人。我們一個在此任教的華人朋友說，教齡較短者情緒緊張、人人自危。我的老伴在當地一所私立大學任教，隨着失業率增高，政府的撥款不足，籌款日益成為學校行政當局的重要課題。學校的管理層中，學者型的漸漸減少，代之退休的前企業第一把手、或部隊的退伍將領，他們人脈廣、以退休的前企業兼職教師是節約開支的一種方法。這次的經濟危機，無論哪個行業都不可能置身度外。我遂對自己沒有攻讀博士學位，不覺得遺憾了。

古巴醫療一枝獨秀

東西走廊

徐悅

據《人民日報》對世界上七十多個國家的公民醫療情況調查顯示，古巴名列第一，是世界唯一真正實現了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在古巴，任何人都能享受免費醫療，看病時無需繳納任何費用，掛號費、醫療費、手術費等全免。古巴的國民健康數據，讓當今世界頭號強國美國頗感汗顏。世衛組織的數據顯示，古巴的人均醫療支出成本不到美國的二十分之一，醫保卻遠遠領先於美國。這簡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迹，因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古巴受到美國的長期經濟封鎖。但正是這樣的經濟封鎖，反而倒逼使古巴的醫療崛起。

一九五九年卡斯特羅領導的政府成立之初，古巴大批醫生外逃，致使原先就極為不高的醫療水平急劇下降。勝利前，全國有醫生六千三百多人，到一九六三年減少了一半。一九六〇年起，美國對古巴實行禁運，古巴醫療雪上加霜。面對困境，古巴政府大力發展公共醫療，把提高全體國民的健康水平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

古巴實施初級醫療制度，尤其是家庭醫生制度。古巴的家庭醫生診所設在社區裡，看病就醫非常方便，家庭醫生還做家訪出診，病人不用出家門就能看病。這種制度大大減少了「小病變大病」的幾率。古巴現有一萬四千七百〇八家社區醫療站和四百九十八家綜合門診部，構成了其初級醫療體系。平時古巴人走幾分鐘就能到診所。古巴的社區診所提供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服務。

古巴醫療重在預防，低成本實現了高效率。在古巴，患者得了小病，家庭醫生及時就近治療，預防大病的發生。感冒、腹瀉一些常見的小病都在第一時間、第一線得到了治療，花小錢、防大病。古巴遍布全國的社區醫療點大大減少了「小病變大病」的幾率。

美國的封鎖，使古巴藥品供應嚴重短缺，在此情況下，古巴政府大力發展草藥業和生物製藥行業。古巴地處熱帶，島上雨量充沛、植被茂密。全島建立了一百六十九個「草藥治療中心」，種植數十種常用藥材。古巴大量培養醫生，將醫療服務業列為高科技的「勞動密集型行業」。根據世衛組織提供的數據，平均每一百七十個古巴人就有一個醫生，人均醫生數量位居世界前列。

在當今世界上，古巴是唯一的通過「出口醫務」換取石油和外匯的國家。一九五九年以來，古巴派駐海外的醫務人員多達十三萬人。當今有三點七萬名古巴醫生和護士在全球七十多個國家。僅在委內瑞拉，就有二萬餘名古巴醫生，換取了委內瑞拉大量的低價石油。

古巴的「出口醫務」增強了自己獨特的「軟實力」，改善了與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古巴醫療在世界上一枝獨秀。

惺惺相惜知音情

——周恩來和張季鸞的情誼

李滿星



原《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和周恩來青少年時代的經歷相似，兩人從一九三八年就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堅持抗日統一戰線，為國家抵禦外侮、和平統一努力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的情誼，可謂國士總理兩高明，惺惺相惜知音情。

惺惺相惜 周恩來讚張季鸞辦報「優哉游哉」

周恩來和張季鸞，雖交往於武漢抗戰時期，但很早就互相間知。他們都出生於清末下層官宦家庭，青少年經歷極其相似，少年時期外出遊學，青年時期先後留日，分別在祖國大變革的時候，毅然選擇了回國，辦報紙宣傳新思想，為民主革命鼓與呼；後來雖然分別走上不同的道路，但互相敬仰，建立一生情誼。

原籍浙江紹興的周恩來，小於原籍陝西榆林的張季鸞十歲。他們都出生在父親宦遊之地，少年都隨父親遊學外地。他們的父親，本質上是讀書人，性格都厚道質樸，為官清正廉潔，擅長文辭和書法，對兩個少年產生巨大影響。令人驚喜的是，周恩來小名大鸞；張季鸞本名熾章，字季鸞。可以看出他們的父親，都對自家孩子寄託着無限希望。

在少年時代，他們同樣經歷了親人生離死別。周恩來生母萬氏病故時，他年僅十歲。因父親周貽能在外地謀生，周恩來不得不早早地承擔起照顧兩個弟弟和操持家務的重擔，品嘗人世間辛酸苦辣。僅十二歲時，周恩來不得不離開地近江南的淮安，隨宦遊的父親去了苦寒之地東北讀書，後考入名校天津南開中學。



一九三七年，張季鸞與夫人陳孝俠、兒子張士基攝於香港 (資料圖片)

今年早些時候，我剛剛看完內地著名作家陳忠實的長篇小說《白鹿原》，就聽說這部小說將要拍成電影的消息。當時我就想，這部小說所反映的時間跨度大，劇本在取捨上，不好把握；衆多人物中性格相近者多，電影要表現獨特個性屬不易之事；每個時期的事件的牽連並不是很大，短短兩小時電影敘述企圖用激烈的衝突打動觀眾，更需精心構思；尤其是主人公複雜的情感糾葛與粗野的情愛場面，演員很難把握，特別是要面對的是比較傳統的中國觀眾，既要讓人看得有味，又不能超過道德底線，同時，又要在國際化方面考量，確實在考驗着我們的主創人員。

因此，我當時認為把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需要勇氣與智慧。後來，看到相關報道，知道了，很早就有人想把這部小說改編成電影，都因難而卻步。又知道，這部片子經過了九年的籌備而終於畫了一個句號，這個句號畫得是否「圓滿」，還有待方方面面考驗。首先，這部片子得到了國際承認：獲得了柏林國際電影節旨在嘉獎主創人員的「銀熊獎」。一般人認為，一部國片子拿了國際大獎，是因為從市場角度去考慮，想要在市場上有所賺取，片子裡面必須要有符合這個市場制度的某些制度，比方說遠離政治，兩性情感的大尺度表現等。

對於情感尺度方面，導演這樣理解：對於白鹿原的人來說，不管世道怎麼變，還得留個後，也就是繁衍。其實，繁衍才是這部電影的主題，這個意義上的男女之情是偉大也是天經地義的。至於結果，還是由電影自己來回答這個問題。

也有人提出了要把《白鹿原》打造成中國人的精神名片。導演認為：中國內地當下發展很迅速，我們在為物質的勝利而歡呼，同時也為精神的虛空而痛苦。他覺得我們應有自省能力，希望電影中重建的一幕幕歷史場景，會把我們帶入一個個歷史變遷的緊要關頭，從而了解我們從哪來，我們為什麼會是現在這個樣子，和我們終究要往哪去。這就是他為什麼拍攝這部電影最根本的原因。

《白鹿原》九月份就要在內地各大影院公映。這部片子會產生怎樣的後果。讓我們盡情期待吧。

結婚的理由

陳小莉

飲食男女

聽到一部電視劇的對白，男的心中另有情人，但他對已有婚約的女朋友說：我累了，結婚吧。聽到這一句總覺得無味，他累他年齡已大，他累重新追求愛情的疲倦，累得付不出激情與等待，所以他他結婚，有個休息的港灣。

和女友逛街，看到精美時尚的家居物品，愛不釋手，流連忘返。女友嘆着說，結婚吧，為了能把你這些東西搬回家。想想也真是讓人嚮往的事，把新房子裝潢考究，把水晶花瓶擺這邊，把舒適坐墊放那邊，陽光從窗戶進來一片溫暖的亮色，生活也便如此美好的樣子。小女人情懷的一時失措，結婚是為這樣的理由。

有時結婚為一種交代，年齡已到，便是宣告各路親朋好友熱身運動的開始，於是忙着各種來源曲折的相親，不礙眼為成功第一步，約會第二步，第三便是進圍城了。要獨身一人逃脫這個路數總會導致各種非議，怕麻煩者便乖乖束手就擒，這樣才被視為正常人。

結了婚有時倒冷了一種自然，熟人見面：「你結婚了嗎？」如問候天氣一樣很自然的開場白。未婚者便會聽到如滔滔江水之勸語，「不要眼光太高了」，「人總要結婚的嘛」。已婚者換來對方戛然而止的「哦——」，沉默，平白少了被體現關懷的話題。

結婚是為利益計算吧，鍋碗瓢盆一起用，兩處分租不如挪一個地兒經濟，剩飯有他吃，臭襪有她洗，還能認識對方的朋友擴大人際圈，要用得着的話把他或她拉出來充一下模範場面，用不着便放在家裡體驗溫馨生活。

結婚有個正當理由由要下一代，親着別人的寶實怎麼也不夠，單身養的話怕牽動身邊太多人寢食難安，也為孩子成長環境計，為有個人幫手遞奶瓶洗尿布，那就這樣吧。

更多時候結婚為找伴吧，為購物時有個付錢兼提袋的伴，為散步時有個攜手輕語的伴，為惱怒時有個撒氣的伴，為第一次學燒菜時有個壯着膽子品嘗的伴。為冬夜不再孤單的伴，為出差有人牽掛的伴，為分享精彩影碟探討讀書心得的伴，為浪漫地慢慢一起變老的伴。

結婚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只是有時我們不說為愛。

雨中遊杜甫草堂

海諾

在成都，去杜甫草堂的路上，下起了滂沱大雨，看着迷濛的景色，我想像着幾百年前的杜甫草堂，想像着一位漂泊無依、悲憤悲天憫人憐憫的詩人，對着被毀滅的秋風吹散的茅屋，在風雨中滿懷憤天憤憤。落花溪，雨珠在溪中泛起漣漪，我願不上打傘，直想尋找那那縹緲心中已久的杜甫草堂，和我想像大相逕庭的是，首先出現在眼前並不是那座風雨飄搖的草堂，而是一座總面積已達三百畝的建築群，這個建築群裡有氣勢恢宏的正門，詩史堂、工部祠，依次排列。那座在秋風中蕭瑟的草堂呢？

心儀已久的杜甫草堂終於出現在我面前，曾在瑰麗的唐詩中屹立了一千幾百年的杜甫草堂，曾給人們無數想像的杜甫草堂，曾讓我一次次肅然起敬的草堂，一千幾百年，被遠遠，很遠，但佇立在雨中我分明看到了那被怒風挑起的屋頂，在風中飛揚的茅草，在風雨中詩人的焦灼和苦痛。

「難於上青天」之稱的古蜀道，一家人餐風露宿，裹腹南下，在險峻的山嶺中跋涉了一個多月，才輾轉來到了成都。在友人的幫助下，他在成都西部風景如畫的浣花溪修建了一座草堂，在這裡住了近四年。剛到成都時，杜甫已經四十八歲。人們在飽經憂患的杜甫詩裡，常見的是詩風中的沉鬱蘊蓄，深沉渾厚，對生靈塗炭的悲憤，對「朱門肉肉臭，路有凍死骨」世象的感嘆，對當時污濁時政的痛心疾首，對百姓生計的牽掛和同情。然而在浣花溪畔，或許是因為暫時有了安身的處所，暫且結束顛沛流離的生活，或許是因為浣花溪畔秀美的風景，生活中有了一些難得的亮色，在動盪中得到了片刻的安寧，他感嘆：「清江一曲地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感嘆：「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来」，驚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就這，在這片多麼久經傳誦的千古絕唱，他寫下了一「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裡綿綿密密的春雨讓他感受著一種喜悅，透過字裡行間，看到了一種熱切的盼望。

寫下了那首「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還有那首膾炙人口的《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時：「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芬芳鮮妍的壓滿枝頭的花朵，嬌鶯婉轉清脆的「恰恰」，在枝上躍躍的彩蝶，讓杜甫極為陶醉。

浣花溪是有幸的，因為這些詩歌，讓這原本普通的地方充滿了詩意和靈性，成了中國詩歌版圖上最令人心嚮往的詩歌聖地之一。在浣花溪，有清代詩人顧復初為草堂寫的對聯：「異代不同時，問如長江白龍蟠虎臥臥詩客？」先生亦同時，有長留天地白龍蟠虎臥臥詩客？」

在浣花溪，杜甫雖然有了一個棲身之所，但物質生活仍然是貧困的，暫時的平靜，難掩詩人的憂患之心。上元二年(七六一年)的秋天，一場暴雨風雨掀開了短暫的夢。那颯起的茅草一千幾百年過去了，仍在歷史的天空中飛舞。

離草堂不遠，有花崗石鋪就的三百八十八米長的詩歌大道。我在雨中的林蔭幽篁中徜徉，從杜甫草堂到詩歌大道，雨仍在不停地下着，除了風聲，雨聲，四周很靜，很靜，耳邊淅淅的卻是詩人發出的黃鐘大呂般的強音：「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鳴呼！何時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